

年景如歌

□ 柴亚梅

一入腊月,陇东大地上过年的序曲就逐渐拉开了。用新鲜猪血和上面粉,加入调料,放到平底锅里烙成薄饼,我们称之为“摊血糕”。烙好的血糕先放到阴凉的地方保存起来,待到吃的时候将其切成菱形状,加上猪肉白菜粉条一起煎炒,香味扑鼻,是一年中最好吃的菜肴了。腊月里,每天都有血糕吃,亲房邻里纷纷送来自家做的血糕让我们品尝,我们再把自家的分享给大家。一整个腊月,从村东头到村西头,都弥漫着淳朴的乡情。天气虽然寒冷,却弥漫着好日子散发的芬芳。

冬日里,阳光照进小院,瓦楞上的积雪还未完全消融,院子里堆放着白菜、包菜和土豆,柴房里一背篓的化心梨等待着主人将它放进凉水里解冻。一家人围坐在热炕上,父亲找来笔墨,我们趴在炕桌上练习写毛笔字,父亲的小楷写得不错,母

亲识字不多,但字写得有棱有角,我写的字则歪歪扭扭的,有点害羞。我们就这样消解着冬日的时光。年,越来越近了。

腊八一过,日子就像长了翅膀,飞了起来。母亲挑一个吉日,吩咐大家把一整天的时间空出来大扫除,俗称“扫房”,其寓意是除旧布新。一年积攒的尘土,都要在这一天清扫干净。紧锣密鼓地置办年货时,人们到街市上,买花生瓜子,买新衣,买烟花,买玩具和一些时兴的年画,半天逛下来,该买的、不该买的都带回家了。等到家里的大缸小缸都装满了年馍馍、臊子肉、油饼馓子、里脊丸子,柜子里塞满了各种干果和烟酒糖茶,年货就置办得差不多了。

终于到除夕了,早上,父亲哈着冷气,从外面买来红纸,由我和姐姐裁剪成五副一样大的长条,分别是为北边的厅房和侧房,西边的两间新房

和厨房写春联准备的。父亲练了一个冬天的毛笔字在这时候便派上用场了。母亲在饭勺里放些面粉和水,搭在火炉上和成糰糊,我拿筷子给每副对联上下左右都抹上一点,然后由父亲站着凳子将春联挨个贴到门边上。可是,那面做的糰糊实在是没有黏合力,不一会儿春联就摇摇欲坠了,我们只好买来透明胶带再粘一遍。直到家家户户的门楣上贴满春联,村子里一派祥和、喜气洋洋的气象,年才真的来了。

除夕这一天,人们早早地准备好年夜饭,一般是臊子面,饺子再加上几道传统的肉菜,饺子里包上一分两分的钱币,谁要是磕着牙吃了出来,那他在来年就要交好运了。鱼是一定要有的,寓意年年有余。吃完饭,我们便守在电视机前观看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。大人们讨论着晚会上的小品,开启了封存的好酒,说着吉祥如意的

话语,既是给旧年画上圆满的句号,也是给新年开个好头。最快乐的还是小孩子,他们取一个炮仗,放在廊沿上,手里拿一支点燃的香,引燃炮仗,然后迅速躲开,捂着耳朵听那一声炮响,那一声声啪啪的响动伴着孩子们咯咯的笑声,响彻天际……

除夕有守岁的传统,全家老少熬年守岁,祈求新的一年五谷丰登、吉祥如意。大年初一,孩子们穿着新衣,结伴去给长辈拜年。祖父将早已换好的崭新的压岁钱分给我们,祖母提前准备好一大暖锅肉菜,等着儿孙们前来享用。新年的喜庆在欢声笑语中持续着,直到正月十五闹完元宵,直到村里的秧歌落下帷幕,年才算过完了。

如今,日子安稳,那一帧帧年景像时光中翻涌的朵朵浪花,拍打着前进中的岁月长河。时光,因为好年景而有了盼头。

凛冽的风裹挟着年的气息,悠悠拂过巍峨的山麓。旧年的最后一缕夕阳,给祁连山披上一层华丽的金纱,这是大自然馈赠的岁末华裳。

通红的鞭炮、五彩的年画、高高挂起的大红灯笼,早已将山外的新年韵味渲染到了极致。在大山深处,护林人的身影,仿佛已经定格在了这天地绘就的画轴里。陪伴他们的是呼啸而过的山风,而他们守护的却是苍翠的山林。

风在林梢私语,雪在枝头轻颤,栖于山坳的资源管护站炊烟袅袅,这是护林人给祁连山的信箋。

屋内炉火正旺,木柴噼啪作响,跳跃的火苗舔舐着锅底,灼烧出岁月的暖意。墙上挂着的地图,标注着每一处巡护路线;案头摊开的巡山日志,密密麻麻记着巡林途中的点点滴滴,哪里安全隐患,哪里有野生动物出没……四季更迭在这纸页间流转。

暮色四合,鞭炮乍响,山林内惊鸟四起。护林人迅速披衣,提灯,出门,巡山。随着光束劈开夜幕,脚下的积雪咯吱作响。一股寒风灌进衣领,不禁令人寒颤连连,顾不上裹紧衣衫,他们加快步伐,仔细排查着周边的每一处隐患。

站在山顶远眺,沉睡在银白世界里的祁连山静谧而神圣。遥想来年春风拂过,这片山林又将焕发出勃勃生机,绿意盎然。

山下灯火璀璨的城市中,五彩的烟花一缕缕腾空而起,一簇簇炸裂开来,将夜空装点成梦幻的花海。在那片美丽的花海下,亲人们一定在摆满佳肴的饭桌前,盼着他们早点回家,举杯同庆这盛世华年。

林中守岁

□ 王东琳

守岁,于山下是亲情围裹的人间烟火,于山上是护林人的默默坚守。山下的烟火是生活和期望,山上的坚守是责任和担当。

晨曦初露时分,护林人迎着微光踏入山林,在积雪中留下一排深深浅浅的脚印;午后太阳高悬,他们穿梭在荆棘丛林之间,汗水湿透的衣衫上印出一圈一圈汗渍;暮色沉沉之际,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,细数着归巢倦鸟,欣慰地踏上返程。

护林人,大都一样!青涩少年时,满怀热忱一头扎进了大山深处。直到鬓发霜白时,仍然坚守在密林之间。这一路,是责任的丈量;这一生,是担当的诠释。

他们用无数个日夜的坚守,在这茫茫林海的每一寸土地上,精心织就一张安全防护网,呵护着万物繁衍生息。待到山花烂漫时,万木葱茏便是他们最美的勋章。

迎春序曲

□ 许 实

过了大寒,年的气氛就越来越浓了。把年过得热热闹闹,是我们无比的热情;让来年五谷丰登、事事顺意,是我们热切的希冀。

日子一天比一天过得快,我妈一天比一天忙碌。做花馍是一件费时费力的活,酵母早在七月,天气最炎热的时候就做好了,吸收最强烈阳光的酵母,此时在热水里开始膨胀,我妈把面粉一点一点兑进去,面团就一点一点膨胀。看她做花馍,就像欣赏画画、剪纸或者雕塑,小兔子、小鸡、小羊、小猪一个个从她手里诞生,我们也在面团上画画,用红曲、黄曲、薄荷、红枣和红豆,画太阳、向日葵、菊花、梅花和其他花花草草。

把一年的灰尘扫掉是除夕前的事,让庭院干干净净,热热闹闹。对联请了乡村小学的老师写,我称他大爷爷。村子里三十多户人家,每家都要写十几副。当太阳花刚冒出天边,我就等在大爷爷家的门前,等他喝足了茶,毛笔也泡软了,蘸足了墨水,就开笔。铺开裁好的纸,我压住车头,大爷爷一笔就写完了“春满乾坤福满门”,然后,我拿着对联的天头和地角放在地上晾干。大爷爷中间不休息,写完十几副对联才歇一歇,喝口水,继续给另一家写。

当木门上挂上了红灯笼,贴了崭新的对联,院子里一下子就喜庆红火起来。希冀六畜兴旺,给牛羊圈贴对联,给牛羊驱马的鬃毛、羊毛系上红布条,这些都是我一个人的事。十几只羊,捉羊是件很费力气的活,尤其老母羊或者老羯羊,它们一圈又一圈地跑……

记忆里,除夕的天气很冷,灶房里始终大气喧天,炉膛里的柴火没有熄灭过,我妈和姐姐们,有条不紊地做面食,油炸馓儿、糖花儿、麻花;点豆腐,把秋日子里晒干的萝卜条泡软、滤干净、切碎,做麻腐馅饺子;把卤好的猪肉、猪蹄,用纱布包起来压在石磨盘底下,次日取出,再浇上汁子吃,香味在口腔里久久萦绕;土豆丝、胡萝卜丝和豆芽拌的凉菜很清爽。豆芽是自己种的黄豆,几天前用热水泡过,放在温暖的土炕上,一个星期后,细长的豆芽悄无声息地就有寸把长了。还有肉丸子、肉汤烩菜、细长的挂面配酸汤,味道极好。挂面是冬日里请来师傅做的,寒冷的天气,把汤好的面扯上几十米长,然后挂在木架上晾干,村子里,家家户户都会挂一架面。

除夕日,我家的团圆饭仪式感很浓,一家人一起放鞭炮,一起祭祀,虔诚地祈祷来年风调雨顺。然后,一起围坐在摆满了鸡鸭鱼肉、青菜萝卜、五谷杂粮的桌前,热热闹闹地吃团圆饭。

正月初一,新年的日历已经翻开。村子里的秧歌也扭起来了,锣鼓喧天,唢呐声声。秧歌队到家家户户去拜年,长长的队伍花花绿绿的,有划旱船的艄公,有滑稽的丑角,有耳朵大如蒲扇的猪八戒,还有耍狮队、盘龙队……人们精神抖擞,以巨大的热情迎接春天的到来。这样的热情会一直持续到元宵节。

年总是和雪连在一起。细碎的雪花,飘着飘着,就飘到了一年的尽头;飘着飘着,就飘进了又一年的门槛。

一场大雪,走了很远的路,就这样从上一个春天赶来,为这个春天祝贺。“看啊,好大的雪!”人们因一场大雪而开心。黄昏的路灯下,松树枝上的雪团,像刚刚爆开的棉花,白得热烈。从公交车上走下来的老人,提着红灯笼和年货,像是赶了一年的路,脚踩到地上就安稳了。

一个年头在一场大雪中落幕,这个年也就过得踏实了。就这么风雪飞扬一场,花开草绿一场,禾熟果红一场,山枯水瘦一场,年就过了,春天就到了。

年是红色涂抹出的花朵。红的福字,红的对联,红的灯笼,红的剪纸,红红的中国结,挂出一条条红彤彤的小巷子,暖暖融进心底。还有母亲的味道,还有父亲的沧桑,还有儿时姊妹们嬉闹的场景,从红色巷子深处涌来,年就过了一半了。

挑挑拣拣,拿了一堆红福字、红灯笼、毛茸茸的红色小动物,哪一个也舍不得放下。其实,福还是那个福字,对联上还是那些祝福的话语,红灯笼和中国结还是那个样子,但却融进了又一年的心境和劳作,开出了又一年的花样,结出了又一年的成长与收获。

当大街小巷的窗户前,那一挂挂喜庆的鞭炮燃起来时,点燃的是一个个闪亮的火蕊,像海葵,像水仙,像艳艳的红杜鹃,开放在通往春天的路上。年啊,就成了一支点亮春天的火把。

年是奔走涌动的。有一幅画,风雪中拖着拉杆箱回家的旅人,风斜斜地飘在旅人身上,飘成蜡染布一样的颜色,在旅人归心似箭的眼神里,是年的样子。

风雪年关,在南北北往的车流人流中,在五颜六色的包裹里是奔走的年。年是流动的,那些东奔西走的如织人流,将年铺成了一张流动的画布,将一年来细碎的日子,一个又一个地串结起来,就串起了一串生命的链条,挂在我们的生命树上,叮咚作响。

□ 胡美英

新年向我们走来
从岁初弯腰的炊烟
到年终腾空的烟火
时间在这里打下一个彩结

新的一年,像日出的童心
开满梦的花朵
灯笼张杨畅想,春联写满祝福
从缤纷的年货市场
到高声喝彩的社火锣鼓
无不跳动着喜庆的音符

不期而遇的喜讯,如约而至的缘分
雪花一样莅临
风动了,草动了,心动了
本来是名词的春节
此时却真的动起来了

丰饶的祝福

□ 毛韶子

幸福的降临很简单
一句祝福语,一顿团圆饭
一盅祝福酒
抿一口,笑容如高高挂起的灯光四溢
再呷一口,笑语如门楣上的春联泛红
嬉笑的孩子們,用笑声点燃礼花
在騰空中挥洒着七彩之韵
把过去一年的精彩
描绘给夜空,留下一个炸响的惊喜
已已如意
生生不息
欢愉激荡着依山绕水的村庄
用丰饶的祝福辞
缓缓照亮

临春问候

□ 陈思佚

剪一张喜鹊登枝
和春暖花开
让向阳门窗,多了和美底色

一定是鲜红的
炉火一样旺

枝头雪,鸟鸣一样圆润
人间草木,有秦腔枝杈
问候在乡村里
暖了万家灯火

醉乡临春
每个人心里,都揣了
能道贺的福字

饺子,包裹了母亲的盼望
知冷知暖的年夜里
被爱拥抱的翅膀
是新的告白

时光的彩结

□ 吴农荣

新年向我们走来
从岁初弯腰的炊烟
到年终腾空的烟火
时间在这里打下一个彩结

新的一年,像日出的童心
开满梦的花朵
灯笼张杨畅想,春联写满祝福
从缤纷的年货市场
到高声喝彩的社火锣鼓
无不跳动着喜庆的音符

不期而遇的喜讯,如约而至的缘分
雪花一样莅临
风动了,草动了,心动了
本来是名词的春节
此时却真的动起来了



年馍香浓

□ 张耀宇

一个大盆内,用干净的塑料布蒙起来放在热炕头或炉子旁,让面团得到充分发酵。经过一整夜的发酵,做年馍的面就发好了。接下来是关键的一步,即往面里面加配料,如今生活质量提高了,加入的配料有鸡蛋、适量的胡麻油、黄奶油、香豆子、白糖、蜂蜜还有花椒水,放到一块搅拌均匀之后,跟干面再搅成絮状,再配上少许碱水,用力揉匀。年馍是否香脆酥软,不但配料有讲究,放碱也有技巧,要用六十度左右的水把碱面化开,洒在面上,然后紧握双拳和配料一起在盆子里来回上下左右地“揉”,这是个力气活,更是个技术活。

老家传统年馍有好几种,最常见的有“马蹄子”“核桃结子”和“干粮子”,都是家家户户过年招待客人的特色美食,这份指尖上的艺术、舌尖上的美食、心尖上的情结,寄托着人们的乡土情怀和美好愿望,也承载着一方水土的文化习俗。传统年馍花型的制作,先是将面团揉搓成条状,再按重量分成若干小块,搓成长条后打个结,上下翻转便制作成八瓣的核桃结子,再用菜刀在表面划出好看的小菱形,称作干粮子。

最后将一个个年馍的“雏形”,从案板上挪到事先刷了食用油的烤盘上,均匀地用小刷子蘸上提前混合好的油和姜黄,涂抹在年馍的表面,静置十多分钟,这就是饧馍,之后放入烧热的土窑烤制。

寒冬腊月,我慕名到寺滩乡郭台村,前往土窑烤馍人家中探访,在大门外看到了一个用胡壑砌成的长方形的立体烧炉,中间用粗硬钢筋平行隔离,将炉腔内分为上下两层,上层放置烤盘,下层用来烧火并留置柴火灰烬。四墙内壁用泥浆抹匀抹平不得透风,顶部用泥坯或水泥板盖严实,并在顶部选择下风头一角开一个小洞留作烟囱排烟气。据介绍,烤年馍的烧炉是事先用葵花秆将烤炉填满,点燃后提升炉内的温度,待明火全部熄灭烟尘散去炉内温度适当时,再将放有饧好馍馍的烤盘推入炉中,将炉口用土坯封死,利用炉内的余温进行烘烤,根据入炉时温度不同,大约烤制半小时,新鲜的馍馍就出炉了,散发着浓浓的麦香味。

年馍的味道,在时光中愈加醇厚,令人难忘。